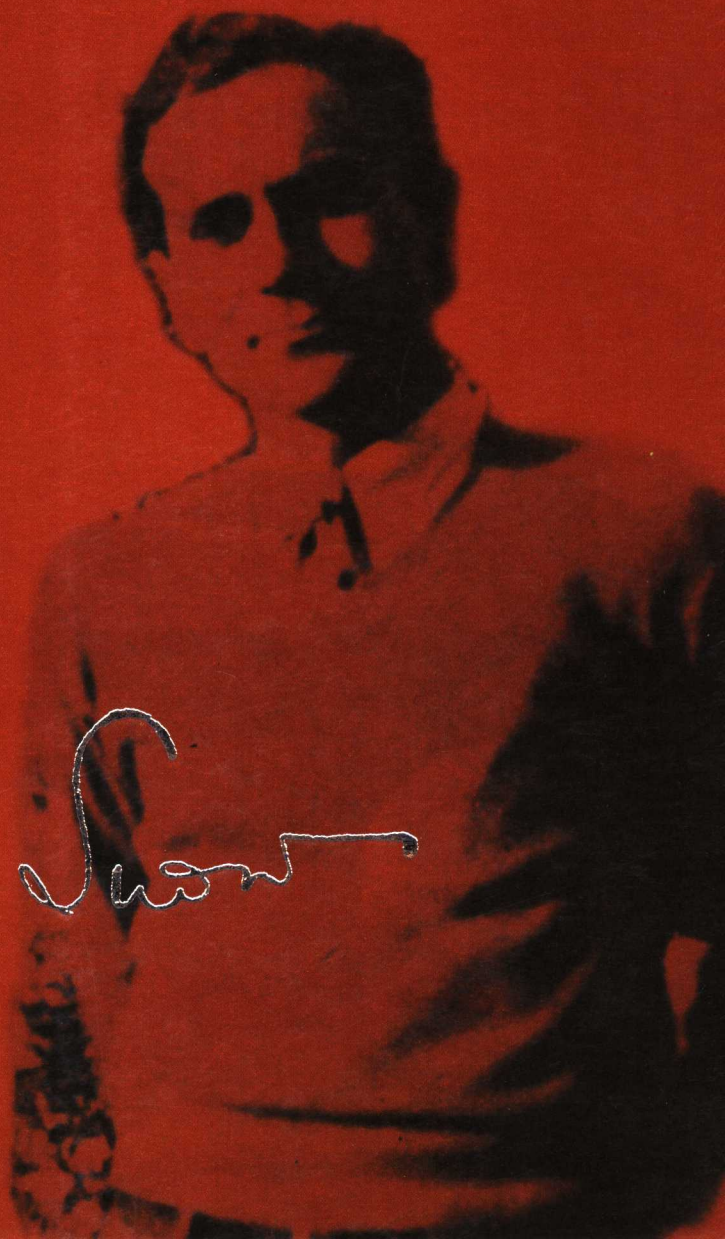




记者之王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丁晓平



丁晓平◎著

埃德加·斯诺在中国

新世界出版社



埃德加·斯诺在中国

丁晓平 著

记者之王

EDGAR SNOW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丁晓平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4
ISBN 7-80187-625-3

I.记… II.丁… III.斯诺,E.P.(1905~1972)—生平事迹 IV.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0972 号

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

作 者:丁晓平

责任编辑:钟振奋

封面设计:贺玉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32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 6306

印刷: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345 千字 印张:22.75

印数:1~4000 册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625-3/I·200

定价:3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热爱中国”（代序）

就像人们一谈到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就自然想到哥伦布一样，一提起《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想到埃德加·斯诺。也没有人否认，在20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上，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斯诺因其在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发挥了无人替代的特殊影响和作用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记住。直到今天，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不朽的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毛泽东主席早在1938年就曾说过：“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1972年，毛主席在听到斯诺逝世的消息后，立即发出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斯诺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和平友好的使者。他从1928年来到上海，目睹了遭受列强殖民主义瓜分和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旧中国与旧中国的黑暗腐败统治，亲身体验了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艰苦生活，从而理解并同情、支持了中国革命。他以客观、公正、诚实的品格，参与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他是第一个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者，是第一个也是惟一采访并撰写《毛泽东自传》的人，是第一个将长征的传奇故事传遍世界的人，是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的人，是第一个翻译介绍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外国人，是第一个报道上海抗战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文化大革命”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在旧中国，他曾因此两次被国民党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

并在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因此受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离开自己的祖国而迁居瑞士。

从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呆六个星期“撞大运”的青年，到后来竟然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地热爱上了中国，先后与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可以说是一段历史奇缘。他先后五次会见毛泽东，两人的友谊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直至斯诺去世。毛泽东把自己的生平自传、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解冻中美关系的信息，都是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告诉给这个美国人的。在斯诺病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派出了专门医疗小组去瑞士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治病；而当他去世时，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为一个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一切都是共和国历史上所没有的。而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看完斯诺的著作后，先后三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约见斯诺，还亲自推介斯诺的著作。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了斯诺成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记者之王”。

如果把斯诺在1936年进入“红色中国”作为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的话，那么此前他在上海和北平当游历记者的生活，则可以看作其认识中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斯诺开始转变对中国的认识，同情中国贫穷的人民和痛恨堕落腐败的中国官场，并厌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萨拉齐之行，是他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起点；目睹十九路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斗是他认识中国的转折点；而“一二·九运动”更让斯诺从爱国青年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斯诺在刚到中国的时候，曾把中国的希望寄予蒋介石，这一切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让他发现自己错了，后来他说：“那时我像杜勒斯在三十年以后那样认为道义是在蒋介石一边，后来我认识到，政治和医道一样，要先诊断才能处方。这里的病人是中国，不是外国，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最终不是决定于道义判断，而是决定于内在的最深刻的饥渴和实际的要求。”此后，他开始同情中国革命，“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

斯诺认识中国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探访红色中国。正如费正清所说的，《红星照耀中国》“的确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而斯诺则开始

与他的毛泽东传记一起闻名。他成为一个面对通向中国和美国的两条道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也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了认识中国的新窗口，自己也完成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人生价值的真正转变。而《红星照耀中国》事实上也就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典型的象征。中国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的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拥向红色中国和华北、华中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势不可挡的“红区热”。他们当中除了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之外，更多的是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而且以美国人居多——著名的有海伦·斯诺、史沫特莱、卡尔逊、斯特朗、爱泼斯坦、贝尔登、拉铁摩尔、白修德、斯坦因、福尔曼等。

斯诺认识中国的第三阶段自然就是“冷战”时期，中美关系自然是他最为关心的大事情。在这一点上，他依然是坚定与清醒的。尽管他也曾一度幻想美国可以“拯救中国，并提出一些改进美国对华政策的天真的建议”。即使在他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离开美国以后，他依然坚持真理：“我没有错，到底是谁丢掉中国的，政府方面认为是我的错误导向造成的。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没有错，错就错在‘麦卡锡们’的一知半解，却又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我们的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打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丢失了美国强权主义的面子。况且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苏联今天不是属于我们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他们不愿意听我的，其实正是政府当局自己把美国人民引入了歧途。”他还曾十分伤心和愤怒地说：“他们从来就不让我成为桥梁，不接受我，不让我在华盛顿起作用！这么多年来，我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让美国人抛弃成见和偏见，更多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吗？可我企求过什么！连我的文章也拒绝发表，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放弃美国国籍，我是美国人，我热爱美国，却被美国抛弃，他们瞧不起我，但我是正确的！未来将证

明我是正确的！”

没有人能够否认，斯诺几乎用一生在帮助中美两国人民寻找和平友好的道路。作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的人，斯诺在继采写《红星照耀中国》之后，三次访问新中国，亲密接触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扮演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令世界震惊的角色——中美关系解冻的“报春燕子”，对中美关系和人民友好作出了又一卓越贡献。虽然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斯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正如宋庆龄所说的，他“未能活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而尼克松也向病中的斯诺致意，称赞斯诺“为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关系的大桥架设了最初的桥头堡”。

在美国的胡佛图书馆有这样一段材料，是斯诺对他中国朋友张歆海的一段话的评析。张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在30年代曾任国民政府驻捷克、波兰的公使。他说：“那些古老的帝国现在都在哪里呢？古波斯、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巴比伦和埃及，它们都在何处呢？它们走进了历史，又一个个消失了。中国是惟一的例外。因为中国懂得，仅仅靠武力是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永存的。”而斯诺是这样说的：“张歆海在这里强调的是两点：一是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二是要从两重性的角度来看那里的人们。他们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一种在基因与文化上都将长存不变的文化代表。”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经历了世界动荡与人生坎坷的智者，埃德加·斯诺早已超越了国界与意识形态的鸿沟，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诚如斯诺所言：“说真的，如果说我写了一些对中国有用的东西，那只不过是因我倾听了中国人自己的意见。我把这些写下来，尽量做到坦诚直率——因为我的信念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与中国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

作为拉开红色中国帷幕、架起中美人民友谊桥梁的先行者，斯诺是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前面的英雄使者，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或者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代言人”。斯诺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人物，除了“时势造英雄”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崇高理

想和追求，不人云亦云，不讨好权贵，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坚持超一般人或一般记者的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他的这种独立性成全了他在任何境遇下——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的荣耀、国人不理解的屈辱、吊销记者特许证的打击，以及政治迫害、婚姻破裂、生活艰难、生命危险、朋友变脸等等——都宠辱不惊，一如既往。而这种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正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品格和精神！因为历史上的许多悲剧，都是那些没有或者缺少独立品格的人和不说真话、不听真话的人起哄造成的。《记者之王》的写作，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要弘扬这种人类优秀的品格，这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许本书的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

三十三年前，斯诺先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尼克松开始了他名垂青史的“破冰之旅”。那时，刚刚降生于皖西南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的我，正在母亲一贫如洗的襁褓中嗷嗷待哺。如今，中美关系的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时间老人的脚步也早已迈进了新的世纪，隔着三十年的时空，我小心翼翼地壮着胆子一次次地走近这个美国人的世界，虔诚地以崇敬之心一次次地阅读这个可爱的美国人的心灵，面对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字和照片，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想，斯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爱美国还是爱中国？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在那个从“热战”到“冷战”的不平静的世界里作出了那样的人生选择？他到底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失败者？而这个美国人到底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如此反复地追问，由表及里地去抚摸，历史的年轮渐渐地清晰，我终于看清了这个要求以事实说话、性格如“密苏里的骡子”的美国人的脸孔。

当我小心翼翼地手捧这本书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时候，犹如手捧一星火种，并想认真地跟你说——

看啊，斯诺这个美国人，他和他的作品，不是自己没有温度却去测量别人的温度计，而是火种，给人以温暖以光明，而他人生的传奇，已不仅仅是东方与西方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友谊的见证，我相信也是人类和平的一种呼唤和趋势，正像他的作品一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斯诺是一个美国人，一个优秀的美国人！临终时，他却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和培养了我，我希望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

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将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块土地上都有与我熟悉的善良和值得尊敬的人民，他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2005年7月19日，是埃德加·斯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又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希望此书的出版如一朵素净的鲜花，敬献在他天堂的门前。

丁晓平

2005年元旦于北京平安里

目录 CONTENTS

『我热爱中国』（代序）

1

第一章 发现中国

1

第二章 恋爱上海

31

第三章 风云北平

61

第四章 揭秘红都

103

第五章 闪闪红星

163

第六章 运动工合

205

第七章 风雨兼程

243

第八章 燕子报春

279

主要参考书目

351



第一章

◎ 发现中国



Eugene Snow

记者之王

1

爱冒险的美国青年以偷渡的方式进入东方，奇怪地发现
“中国和美国竟然在同一个纬度上……”

1928年7月，上海。

鳞次栉比的灰色欧洲式石砌高楼俯瞰着黄浦江。江面上横七竖八地停泊着许多艘灰色或白色的美、英、法、意、日等国的军舰和各种轮船。而军舰上面的大炮却一律朝西，对着中国。

“呜——”随着一声汽笛响，一艘日本豪华油轮正缓缓靠近上海港。

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码头上，翘首等待的人们，挥手的、摇晃着五颜六色的帽子的、挥舞着小旗子的，车声叫声呼喊声中还伴着些许激情的口哨声，喧嚣热闹，川流不息。

这时，一个身穿白麻布西装，一头卷曲的棕色头发，整齐修洁中有一丝文雅的美国年轻人，手扶栏杆，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眺望着上海外滩的风景，充满着喜悦、激动和好奇。灰蓝色的眼睛里却又分明散发着一一种对中国这个神秘古老国度的迷茫和不知所措。在迎风飘动的米字旗、三色旗和太阳旗中，他还看到了那面他热爱又亲切的星条旗。

“哦！东方的巴黎，上海！中国！”他不由得在心里轻轻地感叹道。

轮船靠岸了。他提着自己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下了船。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他好像从未见过这么多人。

他随手招了一辆的士。车子穿过拥挤的人群，行驶在上海外滩的大街上。

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刺激的。他看见——半裸的苦力用竹竿子扁担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凶狠的警察面前走过；坐着闪亮的奥斯汀小轿车的美国人和拉黄包车的抢道；偶尔，会有粪车的掏粪工出现在马路上，旁边却走着几位香气袭人、盛装艳服的女人；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各种旗帜和金色招牌的商店，店堂里摆满了各色的绫罗绸缎；一辆辆的马车里传来了年长的白人绅士同他们的娇

妻或俄国情妇的窃窃笑声；一群外国水兵匆匆忙忙地走过，急于寻找啤酒和女人；香味扑鼻的餐馆和灯光通明的妓院，无休止的叫卖声，跳舞场传来的假嗓子的高声曲调，以及街头无数的乞丐与其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孩子的哀声乞讨……

这个美国青年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沿着一个S形的道路，来到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的爱德华路，找到了北方电报大楼。他径直走进了这座上海滩有名的建筑物，坐上电梯，一直上到六楼。

在六楼进门的墙上挂着《密勒氏评论报》的牌子。

楼道里安静极了。走在屋子里，除了不时听到报纸的翻阅声外，椅子上、桌子上、玻璃柜上到处都放着书，像是一个私人图书馆。他的脚步也不由得放轻了……

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叫埃德加·斯诺。然而，让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竟然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而他在中国传奇的记者生涯也让他走上了事业的成功，成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记者之王”。

斯诺走到一个挂着总编牌子的房间，敲门。

“请进！”屋子里传来浑厚的声音。

斯诺推开门：“嗨！你好！我是埃德加·斯诺，请问您是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先生吗？”

“哦，埃德，我是，你终于来了。”一个面容友善、秃顶的中年人一边说着



20世纪20年代停泊在上海黄浦江的外国军舰船只



Signatures

记者之王

埃德加·斯诺

一边满脸微笑地站起来和斯诺握手拥抱。这位名叫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的美国人，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的高级记者。因鲍威尔是蒋介石的热心支持者，被在上海的美国人斥为“亲华派”。而他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因为既反共又反帝，支持国民党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外国租界以及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就成为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份美国人办的英文刊物。而这一切在上海的英国人眼里，则认为是犯了罪过，称鲍威尔是“白人的叛徒”。

“这是沃尔特·威廉斯院长给您的信。”斯诺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信递给鲍威尔。

鲍威尔简单看了一眼，然后把信放在桌子上，转身给斯诺倒了杯水，说：“请坐。太好了！你来的正是时候。你有什么打算，斯诺先生？”

斯诺说：“我将在中国旅行，这是我环球旅行计划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打算一年之后返回美国，并计划在我三十岁以前积攒一笔钱，然后就悠闲地从事写作。在中国，我计划要逗留六个星期。”

“哦！这个计划不错。不过，我看你适合当个记者。”

“嗯，这个主意倒也不错。但我更喜欢冒险的旅行，这是少年时就有的梦想。”

“你为什么不留在上海，帮我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呢？”鲍威尔说。

斯诺喝了一口水。

鲍威尔一边抽着棒子芯大烟斗，一边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斯诺和蔼亲切地说：“过几个月，我准备再出版一期《新中国》特刊，让美国的那些顽固派看看，国民党人会坚持下去。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我需要一个有新见地的人，帮我一起来编这个刊物。”

“可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啊。再说，我的日程已经决定了，我只打算在中国呆六个星期，再也不能多呆了。”斯诺说。

“那好，上海就是中国嘛，尽管这里有许多人还不明白这一点。”鲍威尔笑着说，“那你就在这里住满六个星期后再走吧。我相信，埃德，你会喜欢这个地方，而且会在这里住下去的。”

“但，但是我觉得……”斯诺犹豫地说道。

“上海没有日本漂亮，没有夏威夷美丽，是不是？”鲍威尔好像猜到了斯诺

的心思似的。

斯诺微笑着点点头。

“我想，这是由于你还没有认识中国的缘故，等你熟悉它了，你会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的。”鲍威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语重心长地说。

斯诺看着待人诚恳的鲍威尔，欣赏着他娓娓地述说和抽烟的姿态。斯诺从心里开始喜欢上这个美国老乡了，但仍然没有答应他。

鲍威尔站起来拍着斯诺的肩膀，笑着说：“年轻人，别着急。我等着你。走！先填饱肚子再说！”

说着，鲍威尔就拉着斯诺走出门，来到一家中国餐馆。

这是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餐馆。古朴的红木家具、清白透亮的瓷器、古色古香的字画，透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斯诺还没有体会过东方文化的这种深厚与庄重。

鲍威尔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坐下，为斯诺点了几道地道的江南名菜。很快，饭菜都上来了。可吃饭时，斯诺用筷子怎么也夹不起菜来，显得非常尴尬。

鲍威尔微笑着教斯诺使用筷子，说：“埃德，怎么样？中国人确实了不起。你看，简单的，两根，却蕴藏着深刻的科学道理。对吗？”

斯诺也笑起来：“这真是奇迹！确实是伟大的发明！”

鲍威尔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太博大了，几千年的历史，遭受过许多苦难，现在仍然如此，遭受着别人的侵略。但是奇怪的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征服它，一切外来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它同化掉，像早晨的露珠，太阳一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可惜我们许多美国人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斯诺怀疑地问道：“但非常奇怪的是，我看到，中国最先进而富饶的上海港口却被外国人控制着，英国人和我们美国人都说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

鲍威尔说：“是啊。但美国政府这么做，并不能帮助我们上海的侨民，即使他们设置一个‘自由城市’来保护他们，以免受到国民党的骚扰。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西方人自动放弃治外法权，让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享受平等和自由。”

斯诺说：“可是现在的中国是军阀割据，它没有统一。”



鲍威尔说：

“是的。但我想，蒋介石是肯定会与他的红色盟友共产党分子决裂的，他已经开始镇压他们了。我们会看到中国统一的。哦！来！干杯！”



斯诺（右一）在《密勒氏评论报》时与主编鲍威尔一起采访蒋介石（左一）

两人举杯共饮。

“对了，埃德，告诉我，你来中国这一路上还算顺利吧？”

鲍威尔这一问，斯诺自己倒先笑了起来，说：“我是偷渡来的。”

鲍威尔一脸惊讶，说道：“啊！什么？偷渡！”

斯诺说：“是的。我是一个美国偷渡客。”

“那你讲给我听听？”鲍威尔好奇地问道。

“好吧。”斯诺娓娓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去年下半年，我从股票交易中赚了八百美金。于是我就想去海外旅游一年。在朋友的帮助下，罗斯福轮船公司答应我到一只名叫‘拉特瑙’的船上当甲板水手，每月工资二十五美元。这条船的航线包括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和中国。可等我到了夏威夷后，轮船的锅炉爆炸了，我的计划也只好告吹。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正好要坐日本的‘神与丸号’游轮离开，我去和他告别，他买的正好是可以容纳两个人的头等舱，于是我们就计划偷渡。而日本大使的女儿正好也乘坐这条船回去和日本皇太子结婚。”

鲍威尔插嘴问道：“难道没有人发现吗？”

斯诺说：“我们都很担心被人发现。我只好不停地在头等舱和二等舱之间来回穿梭，装得若无其事。但到了第九天我们到了日本横滨港时，我着急了，因为没有登陆许可证。在甲板上，我一边看着成百的日本人正高呼着欢迎未来的日本皇后，一边却在联想着日本的牢房。”

鲍威尔问道：“那你怎么办？”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真是幸运。这时我认识了一位美国记者。他将和其他记者一起乘小艇上岸采访日本皇族。我就和朋友一起把他拉到一边，一五一十地将前因后果告诉了他。那位记者大吃一惊地说：‘啊？！你们可知道，这真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过去有很多人尝试过，可都失败了。好吧，我们一定帮你上岸，这样就善始善终得满分了。’这样，我跟在那位美国记者后面离开轮船，路过海关时，我向他们点点头，拿出几张纸片和照片晃了一下，再用日语说：‘我是《日本广告人》的记者’。就这么简单。”

鲍威尔听完，感叹地说：“埃德，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篇小说。”

斯诺笑了笑说：“我的确写了一篇《神与丸偷渡记》，《日本广告人》的总编罗索尔先生正准备发表呢！”后来，因为该文的发表，“神与丸号”的船长被调离。真是冤家路窄，在斯诺后来的一次东南亚旅行中，在另一艘日本轮船上，再次与这位船长相遇。这一次，日本船长亲自检查了这位美国乘客的船票和护照。不过，这次斯诺已经不再是偷渡客了。

鲍威尔说：“年轻人！真是好样的！来，干杯！”

斯诺不好意思地笑了，举起杯子轻轻地碰了一下。

鲍威尔轻轻地抿了一口葡萄酒，郑重地看着斯诺，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埃德，你难道真的不想在中国找份工作？”

迎着鲍威尔的目光，斯诺想了想，说：“好吧！听你的，我们开始干吧。但我刚到中国，对中国还一无所知，从哪里着手编《新中国》这个刊物呢？”

鲍威尔高兴地跳了起来，喊道：“太好了！来，干杯！埃德，我相信，你肯定会喜欢中国的。”

于是，斯诺就在上海住了下来。开始，他住在四川路上的美国海军青年会。因为鲍威尔和他是密苏里州老乡，又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两人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鲍威尔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为人朴实，做事既有原则性，又保持了独立自由的品格，痛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切与斯诺正好情投意合，有了共同语言。

斯诺 1905 年 7 月 19 日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出生时他家住在默希尔大街一座四周围着白色栅栏的双单元三层小楼里。父亲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